



橄榄园

莫泊桑短篇小说选

朱燕 译

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橄榄园

—— 莫泊桑短篇小说选

〔法〕莫泊桑 著 朱燕 译

● 復旦大學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橄榄园——莫泊桑短篇小说选/[法]莫泊桑著;朱燕译. —上海:
复旦大学出版社, 2011. 1
ISBN 978-7-309-07763-6

I. 橄… II. ①莫…②朱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法-近现代 IV. I565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41891 号

橄榄园——莫泊桑短篇小说选

[法]莫泊桑 著 朱燕 译

出品人/贺圣遂 责任编辑/孙晶 于文雍

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:200433

网址: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门市零售:86-21-65642857 团体订购:86-21-65118853

外埠邮购:86-21-65109143

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625 字数 119 千

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309-07763-6/I·588

定价: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看得见风景的新译本

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(文库本)出版说明

独特的翻译塑造作品，塑造译者，也塑造读者。

就像——林少华以优美的中文让读者一直以来爱着一个并不存在的村上春树；潘帕半路出家，从《芒果街上的小屋》辗转到了《最初的爱情，最后的仪式》，举重若轻，如鱼得水。要说全然忠实和“准确”，他们全都不算，起码，林少华背叛了村上原文中的那一部分粗俗；潘帕压根没有经过专业的翻译训练。然而他们的译本有个性、有生命，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心。董桥先生说，高等译手是“跟原文平起平坐，谈情说爱，毫无顾忌”。

本次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短篇小说大师作品选，本着“年轻人译、年轻人读”的全新宗旨，望在林林总总已出版的世界经典短篇小说选中为年轻读者提供阅读

经典的全新体验。本套文库本精选爱伦·坡、马克·吐温、莫泊桑、王尔德、契诃夫、欧·亨利、杰克·伦敦、茨威格、芥川龙之介、菲茨杰拉德这十位短篇小说大师的名篇，邀请一批年轻译者，以他们对作品的理解、对作者语言风格的揣摩，用生动而具时代感、准确而更符合年轻人阅读习惯的中文译出。

也许这套文库本的翻译还无法达到“人约黄昏后”的境界而仅止于“人在屋檐下”，但每一个译本都倾注了译者的热情，渗透了译者的个性。一种令人怦然心动的翻译，不仅仅在于译文谨小慎微的准确性和精确度，更在于它是否同时塑造了作品、译者和读者。

但愿这套短篇小说文库本能带给读者亲切感和阅读价值，也让读者见到与众不同的风光。

001	橄榄园
042	西蒙的爸爸
055	等待
064	我的叔叔于勒
077	绳子
088	巴蒂斯特太太
098	项链

112	流浪汉
131	小狗皮埃罗
140	小酒桶
150	瞎子
156	伞
169	真实的故事
179	羊脂球

橄榄园

一

当港口的人们看到维尔布瓦神父的小船捕鱼归来，他们纷纷走下沙滩去帮助他把船拉上岸。这个唤作嘉兰度的普罗旺斯小海港，位于皮斯卡海湾深处，介于马赛和土伦两城之间。

船中只有神父一个人，他划起桨来像个真正的水手，有着像他这样五十八岁年纪的人所罕有的充沛精力。肌肉发达的臂膀上袖子高高卷起，教士长袍的下摆束起，在膝盖处扎紧，胸口处解开了几粒扣子，微敞着，三角帽就搁在长凳上他的身侧，头上戴着一顶木棉质地的钟形

帽子，上面覆了层白色粗布，他看上去像是那种热带地区常见的身板结实却为人古怪的教士，天生的使命是冒险探奇而不是布道做弥撒。

为了辨认清楚船的靠拢地点，他时不时向身后看两眼，随即开始押着节奏，一下一下拉着船，动作有条不紊而充满力量，又一次向这些南部的蹩脚水手演示了北方人的划桨技术。

往前冲着的小船触到了沙土，然后顺势滑进了沙子，就好像它要爬过整个沙滩只为了把龙骨埋进沙石深处；随即小船骤然停止前进，五个刚才看着神父回来的男人走了过来，他们面对神父，礼貌和蔼，笑容满面，和善可亲。

“怎么着！”其中一个操着一口浓重的普罗旺斯口音说道，“大有收获吧，神父先生？”

维尔布瓦神父收起船桨，脱下钟形帽子，换上了三角帽，将双臂卷起的袖管捋了下来，重新扣上长袍的扣子，恢复了作为本村教堂主持的举止和仪态，他自豪地回答道：“是啊，是啊，收获颇丰，三条狗鱼，两条海鳝，还有几条鲃鱼。”

那五个渔夫凑近小船，探着身子靠上船的侧板，他们露出一种大行家的表情，端详着船舱里的海货，那肥墩墩

的狗鱼，头部平坦的海鳗，模样丑陋的海蛇，还有那些鲃鱼，它们的紫色表皮上缀着许多弯弯曲曲的金色带状条纹，那色彩有几分橙子皮的感觉。

其中一个说道：“我替您将这些东西搬到您农舍里去吧，神父先生。”

“谢了，我的朋友。”

与他们握了握手，神父就上路了，身后跟着一个男人，另外那几个就留在原地替他收拾小船。

他迈着大步慢慢走着，看上去既有力又有派头。由于之前划桨划得太猛了，他感到还有些热，每每经过橄榄树稀薄的树阴下，他都会不时摘下帽子，将额头释放在这夜晚温和的空气中，让这沿海海浪带来的微风平息一切，他的额头开阔，覆盖着又直又短的白发，丝毫不像是个神父的额头，倒像是个军官的。村子坐落在一个小土丘上，两边是个宽大的山谷，向下延伸成一块平原，通到大海。

这是正逢七月的一个傍晚。依然耀眼的太阳快要触到远处呈锯齿状的山脊了，此时日头正斜在白晃晃的马路上，把像是覆在一层尘土飞扬的裹尸布下的神父的影子拉得无比长，没有尽头，而那巨大的三角帽则在附近的田野中投下一大块阴影，这黑影似乎会快速攀爬上沿途每一棵橄榄树的树干，旋即又落回地面，仿佛在树与树之

间爬行。

维尔布瓦神父脚下，总扬起一阵粉末的云朵，夏季普罗旺斯的道路上总覆着一层这种细得摸不出来的粉末，这云使得长袍四周都烟雾腾腾，将袍子遮了个朦朦胧胧，袍子下摆灰色的印记越来越明显。他这会儿感觉凉快多了，双手插在口袋里，步伐缓慢而有力，就像个爬山的山里人。他眼神平静地看着村庄，他在这儿已经做了二十年的神父，他自己选择了这里，又机缘巧合得到了这个机会，打算把骨头也埋在这儿。那个教堂，他的教堂，处于周围众多民居的环抱之中，而那最高的顶点则是教堂的两座灰白石塔，这两座塔并非一般高低，它们呈方形，古朴的身影矗立在这美丽的南方小山谷中，看上去更像是城堡的防御塔而不是宗教建筑的钟塔。

神父很高兴，因为他收获了三条狗鱼、两条海鲂和几条鲃鱼。

这在他的教民圈子里也会是份小小的荣耀，他受人崇敬的一点很特别的理由就是，尽管已经不再年轻，但他也许是本地肌肉最强健的男人。而这无害的小小虚荣心却是他最大的快乐源泉。他开枪能打断花朵的细茎；有时候和他的邻居烟草商一起制造武器，那家伙以前是军队里的军官；而且神父的水性比这个海角上的任何人都

要棒。

他曾经是德·维尔布瓦男爵，生活在上流社会，闻名遐迩，举止高雅。在经历了一段令人心碎的爱情后，三十二岁的他自愿成为了神父。

他出身于皮卡第的一个古老家族，保王党，信仰宗教，数百年来，他家的男儿都会投身军队、司法或者教会。起先，他本人在母亲的建议下想成为神职人员，但在父亲的坚决要求下，他决定先去巴黎学习法律，然后看看在法院里能否找到重要的职位。

正当他完成学业之际，他父亲却在一次去沼泽地带打猎回来后突患肺炎去世，而他母亲则悲伤过度，不久后也死了。于是，他一下子继承了一大笔财富，他放弃了所有的职业计划，开始满足于当个闲散的富家子弟。

尽管他的思想受到了信仰、传统和原则的局限，这些东西就像他那一身皮卡第贵族的肌肉一样，是祖宗遗传下来的，然而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儿，人又睿智，所以很受欢迎。在这个庄重的上流社会里他获得了成功，品尝着作为一个刚毅、富有、受尊重的年轻男性所拥有的美好生活。

但在一个朋友家聚会中的几次相遇后，他爱上了一个年轻女演员，她是巴黎音乐戏剧学院的女学生，在奥德

翁大剧院初露锋芒。

他疯狂地爱上了她，带着一个生来就要信仰绝对专权的男人所能拥有的全部激情去爱她。那个浪漫的角色，在她第一天公演就为她获得了巨大成功，看到饰演着这样一个角色的她，他陷入了爱河。

她很漂亮，天生丽质，经常露出一一种孩童般天真的神情，被他戏称为她的天使表情。她深谙如何完全征服这个男人，让他成为失去理智的疯子，成为心醉神迷的傻子，只消女人的一个眼神、一件裙衩，就能让他乖乖跳进火祭的柴火堆，体验死亡的激情。他让这个女人做了他的情人，带她离开了剧院，整整宠爱了她四年，对她的爱与日俱增。说句实话，倘若某一天，他没有发现这女人对他不忠，而且很长时间以来都和介绍他们认识的那位朋友有染，那么纵使 he 姓氏显赫，家族荣誉传统森严，他还是会迎娶她过门的。

更为悲惨的是，这个女人怀孕了，而他呢，本来打算等着孩子一出生就结婚的。

他双手捧着偶然从抽屉里发现的偷情证据和信件，责备那个女人不忠诚、背信弃义、寡廉鲜耻，那粗暴的言行说明他被这事逼出了野蛮的一面。

但那女人出身巴黎市井，既不知什么叫羞耻，也不知

什么叫贞节，对另外那个男人就像对这个一样有信心，胆子大得很，就像那些平民家的女儿，为了硬充好汉会跳上街头，她冲撞、辱骂了这个男人；而当男人举起手，她则把肚子凑了过去。

他停了下来，脸色苍白，想象着里头已经有一个他的后代，就在这肮脏的肉体里，在这具污秽的躯壳里，在这不洁的女人的肚子里，有一个他的孩子！于是，他向她冲过去，要把她和孩子一起消灭，毁灭掉这个双重耻辱。那女人怕了，感到自己快完蛋了，当她在她拳头下打滚，当她看到他的脚准备去踢她微隆的腹部，那里头已经有一个男人所给予的胚胎，她一边伸出双手阻止他，一边喊道：“不要杀我。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，是他的。”

男人向后一跳，深感震惊，心神慌乱，以至于怒火骤然停息，脚跟的动作也停了下来，他结结巴巴说道：“你……你说什么？”

女人从这个男人的眼睛里，从他令人恐惧的动作里看到了死亡的威胁，她一下子害怕得快疯了，就重复了一遍：“不是你的，是他的。”

男人一下子感到气力全无，颓丧地低语：“孩子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撒谎。”

男人于是重新抬起脚来，仿佛要踩下去，他的情妇则跪着撑起身子，试图向后退去，还在结结巴巴说道：“我都和你说了是他的。倘若孩子是你的，难道不该早就有了吗？”

这条理由就像真相一样给他一击。脑中灵光一闪，所有的推论一齐出现让他眼前明亮，这些推论是如此确定、不可驳斥、不可抗拒，他相信了，他确定自己绝对不可能是这个妓女的可怜孩子的父亲，不是她肚子里怀着的胎儿的父亲；于是，他松了口气，得到了解放，几乎一下子就平息了怒火，他放弃了毁灭这个无耻女人的行动。

然后，他用一种更为平静的声音对女人说道：“站起来吧，滚出去，我再也不想见到你。”

她像被驯服了似的，顺从他的话离开了。

从此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女人。

他自己也离开了。循着太阳，他来到了南部，在地中海边小山谷中央的这个村落停下脚步。他很喜欢这里一家可以观海的小旅馆；就订了一个房间，在里面住了下来。他在这里，在悲伤、绝望、孤独中逗留了十八个月。他就带着那折磨人的回忆在这里生活着，回忆那个背叛他的女人，她的魅力，她的引诱，她那说不出的魅惑，他也懊恼着再也见不到她，感受不到她的软玉温香。

他在普罗旺斯这众多小山谷中到处漫步，顶着自己那满是怨念、生了病的可怜脑袋，身披透过橄榄树浅灰叶层漏下的细细密密的太阳光线溜达着。

但在这令人痛苦的孤寂中，他早先的那些虔诚心思，他生命最初的那个信仰又慢慢地回到了心里。曾经，宗教对他而言不过是面对不可知的命运的避难所，现在则庇护他免遭命运中的欺骗和折磨。他保留了祈祷的习惯。在悲伤时分，他更热心做祷告了。他经常在黄昏时分，跪在渐渐昏暗的教堂里，里面唯一闪着光亮的就是祭台区尽头圣灯的那点火光，仿佛是这圣地的神圣护卫，象征着上帝真实的存在。

他将自己的痛苦向上帝诉说，说给他的上帝听，告诉他自己的全部苦难。在他每日重复的祷告中，他向上帝乞求指点、怜悯、帮助、保护、安慰，他的祈祷一天比一天虔诚，付诸其中的情感也愈加强烈。

他那受过伤害、被对一个女人的爱所啃噬得破碎的心，并未关闭，依然会悸动，依旧渴望柔情；渐渐的，通过无数次的祈祷，通过越来越虔诚的隐士生活，通过醉心于虔诚信徒与救赎苦难人类的救世主之间的秘密交流，对上帝神秘的热爱注入了他内心，并超越了另一种爱。

于是他重拾最初的计划，决定将自己那破碎的生命

贡献给教会，而原本，他差一点托付的曾是自己白璧无瑕的生命。

就这样他做了神父。通过家庭和个人的关系，他获得了被任命为这个普罗旺斯小村庄的主持神父的资格，先前正是命运的偶然把他送到了这里；他将大部分财产捐出去做善事，只留下一小部分维持他的生活直到死去，这些钱也可以用于援助一些穷人，而他则回归到虔诚地实践信仰和忠心地效力于他人的平静生活中去。

他这个神父眼光算不得远，但是个好神父，是某种有着军人脾性的宗教领路人，强行引领那些在人生大森林中流浪漂泊、丧失理智、迷失方向的人走上正道，而我们的本能、品味和欲望正是森林中令人迷路的幽径。但曾经的那个男人的很多特点今天在他身上仍旧存在。他依然遏制不了自己对高强度训练、贵族运动和武器的热爱，但是他讨厌女人，所有女人，就像小孩子害怕某种神秘的危险似的。

二

跟在神父身后的那个水手完全是南方人的脾气，舌尖痒痒的直想聊天。可他不敢，神父在教徒中享有非常